# 老婆是怎样变成妓女的

那是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夏天，我下班比较早，正在家里看电视，做好的饭菜就搁在桌子上，等我的

爱人回来一起吃。可是左等不回，右等不回，我心里可就着急了，以前还没有试过这麽晚她不回来。

我一看表已经８点了，我们的小区是新建的，搬进来的住户没有多少，就是因为它太偏僻，这里的

治安状况也不太好。我想不会出事吧？赶紧穿上衣服下楼去接我的爱人。

走在路上我还想：可千万别出事。正想着，我忽然听见在我前面１８号还没建好的楼里传出了女人

的哭声和男人的吆喝声，这是谁呀？我怀着好奇心向那幢楼走去。

离得越近，哭声就越大，这三更半夜的听起来好吓人。我走到窗户底下把头伸高往里看，屋里没灯，

隐约之间我看见屋里好像有五个人，其中有一位女士光着身子跪在地上，後背和臀部正冲着我，一个男

人正在干她，那个男人嘴里还说着什麽「那个女的不说话就是哭」，边上还围着三个男人。

我一想，坏了！碰见强奸犯了，这可怎麽办？我天生胆小，心想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脚上摸

油赶快溜，边走我还边想：这又不知道是谁家的女人遭殃了。

回到家里我蒙上被，只求老婆快点回来别出事就好。大约凌晨一点多时，家里的门被打开了，我一

翻身下了地来到门口，眼前的情景把我惊呆了：我老婆满脸灰尘，头发散乱，衣服被扯成条状，下身只

剩下裤衩，像拧成根绳似的卡在臀部沟里。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摔倒，我老婆一瘸一拐上来把我

扶住，我看到她的眼睛已经哭得发红，脸上布满了因为哭形成的泪痕。

进了屋我俩什麽也没说，静静的坐着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开口问她出了什麽事，她不说，只是

向浴室走去。来到浴室她脱下衣服，这时我才看清楚她的身体满是伤痕，她的嘴唇破了，两只奶子上布

满了牙齿印和爪印，大腿上也是，阴毛不知什麽时候也没了。

我走过去抚摸着她的伤口，其实我已经暗暗感觉到发生什麽事情了。她拿起淋浴头使劲地冲洗着下

身，我赶紧让她坐到座便上，轻轻的分开她的两条腿，她的阴唇已经肿了，阴道里不时还流出精液，我

一个劲地劝导她、安慰她，这时她才说出了今晚的遭遇……

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下班以後她就去了商店买了很多东西准备为我庆祝，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因

为我家里离商店远，她是坐公共气车回来的。在车上她遇到这四个男人，开始她没在意，但後来我老婆

发现这几个人对着她指指点点，其中有一个还摸她的大腿，她一个劲的躲避。

「我到站下车以後，我发现他们也跟下车，我就加快脚步，可是刚走到咱们家不远处新盖的楼旁他

们就追上我了，其中一个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没等我反应过来，几个人抱起我向那幢还没盖好的楼奔

去。

我当时被吓坏了，当他们在我身上抠摸的时候我才开始挣扎。这时一个年岁较大的人，可能是他们

的老大走到我的面前，屋里没有灯，在月光下我只看清他长有一脸胡须。他什麽也没说，举手就打我、

踹我，直打得我满地求饶为止。

他冲我说：『你知道该怎麽做吧？』我知道他们要我做什麽，我也被他打怕了，我的反抗已经没有

什麽实质性意义了，只能造成我更大的伤害和痛苦，於是我慢慢的把衣服脱了。

这时那个满脸胡子的男人用手指了指他的下身，我明白他的用意，我把他裤子的拉链拉开，右手拿

出他的鸡巴，刚想往下送，他却说：『这多不卫生，给老子舔乾净，不然……』其他几个男人哈哈大笑，

眼睛就始终盯着我的下身看。

没有办法，我把它放到嘴里给他吮吸。他的鸡巴可真大，把我的嘴都给塞满了，每次都顶到我的喉

头；他的下身腥臭腥臭的，好像几个月没洗似的，我强忍着泪水，就这样直吸到他兴奋为止。

他命令我躺下，然後就开始操我，他也没什麽技巧，只是一下一下的狠操。他的鸡巴很粗大，把我

的阴道涨得满满的，操入时大龟头都会顶在我的子宫上；拔出时，大鸡巴就会带出小阴唇随着他的操进

操出而一张一合。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感觉，只求他快点完事。

没过多久我感觉他要射了，心想可算完了。可是他在要射时却拔出阴茎，喝令我张开嘴含住，并要

我把射出的精液吞下，说这样可以开胃，我别无选择，只有照办。

当这个满脸胡子的大男人走开时，其他几个人就一拥而上，根本不顾我的感受，又掐、又抠、又揪、

又咬，後来他们划拳论先後，一个一个轮流趴到我身上干，就这样，我被他们反反覆覆折磨着。

其中一个，个子也就一米六左右，他是最後一个上来的，他先是想干，但一看我的下身满是精液，

就冲我吼道：『给我洗乾净！』我用乞求的目光对他说：『这里哪有水呀？』

不知什麽时候他从身後拿出一瓶啤酒，玻璃瓶那种，冲我说：『两手抱住大腿，把臀部垫高。』我

只好照办，躺在地上，阴户冲着天花板。说着，他就把刚好的啤酒瓶插进我的阴道里，开始我只觉得凉

凉的，後来就有点受不了了，直到他满意才让我蹲起来，把酒再倒回啤酒瓶里。

然後他拿起酒瓶往我身上浇，说是给我消消毒，那几个男人在旁边看着。他先是让我把臀部翘起来，

然後冲着我的肛门就往里捅，可是因为我的肛门实在太紧了，他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後还是插进我

的阴道去。

他边操边问我：『怎麽样，我比你老公如何？』我开始并没有答理他，但後来他看我不理他，他就

使劲掐我的乳房，没有办法我就赞扬他，给他听女人兴奋时的叫声，他这才满意，直到他自己精疲力尽

为止。

那时候我已经动弹不了了，可是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就此罢休，那个满脸胡子的人不知什麽时候拿来

了一台照相机，笑着对我说：『留个纪念吧！』说着就给我拍起了裸照。我抓起衣服想遮挡，但随後就

给他们撕烂了，就这样我身体每个部位都被照了进去。

这还不算，他们说我阴毛太多影响拍摄效果，要给我剃毛，但一时又找不到剃须刀，所以他们几个

人就按住我的手脚，把我呈大字型按倒，用打火机把我的阴毛燎得精光。

我身上的钱、身份证、工作证被他们都拿走了。他们还说以後找我联系，不然……」

我听到这里才明白，刚才我看见的就是我的老婆被强奸。我真没用！我恨死我自己了，但又有什麽

办法呢？我静静的帮我老婆冲洗着身体，不知什麽时候太阳已从东方升起，我想了再三还是不报案了，

这样对我和她都有好处，至少不会被人指指点点，就让他成为一场梦吧！可是我最担心的事就是我老婆

的裸照，他们会不会去散播或者以此勒索？

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没过多久，有一天我和老婆正在看电视，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我老婆接的电话，

当她接完电话时，从她的表情里我知道他们已经找上门来了。我走到我老婆的身边，轻轻的抚摸着她的

头发，这时候我老婆「哇」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她说是那帮坏人要她明天去取照片，还要她先洗乾净

身体，穿上性感的内衣裤找他们。

听完这话，我已经知道他们要在我老婆身上做什麽了，我苦笑着安慰她说：「想开点吧，只要过了

明天，新的生活就会开始了。只要拿到照片，你我就不用怕他们了，更不会被他们威胁了。」

在我的劝说和安慰下，老婆的心情似乎安定了些，她继续说：「他们让我明晚去ｘｘｘ酒店。」我

想：这可是我们市里最大的酒店，那些流氓还挺有钱呢！

这一夜我们就再也没说什麽，静静的躺在床上，我知道我们俩谁也没睡觉，只是静静的躺着思绪万

千。

当早上第一缕阳光照进我们的屋里，我把老婆叫起，她头一句话就说：「咱们还是搬到外地去吧，

这样他就找不到我们了，或者我们去告他们。」

「难道我不想吗？」我说：「咱们的家在这，父母也在这，难道你就不回来吗？告他，他们可都是

流氓亡命徒哇！」听了我这话，老婆又开始大哭起来。

快到中午时，她擦乾眼泪，步伐艰难地走向浴室，望着她，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不一会，浴

室里传出流水声，我走进去帮她搓洗着全身，我望着她尖挺的乳房、浓密的阴毛、修长的大腿，我哭了，

这是一个无能男人的悲剧。

洗着洗着，老婆突然说：「我想……我想……让……你插……我的屁眼。」

「为什麽？」我吃惊的问。

「因为我猜，这一次他们肯定会……所以我想让你来第一次，就像是新婚一样。」

我没说什麽，老婆就跪下来，脱下我的裤子把阴茎含到嘴里。结婚这几年来她还是头一次这麽卖力，

我不仅慾火中烧，还把她被操的怨气统统发泄出来，我老婆只是默默忍受着，她知道我心中有怨气。

可当我插她的屁眼时却遇到了问题，太紧了，插不进去，我老婆到厨房拿来色拉油，抹到我的阴茎

上，不知怎的，今天我的阴茎特别粗、特别长，我自己都感觉纳闷。然後我老婆翘起臀部，一手撑地，

一手拿着我的阴茎往屁眼里送，只听「兹」的一声就进去了。

哇！这可是另一片天地，感觉好极了，我的肉棒不停地在她肛门里抽插着，我无法形容我所得到的

快乐，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整个身体都好像要飘起来，令我欲仙欲死。

「请插快点好吗？」我老婆说：「我需要高潮，再快点……再快点……给我最ｈｉｇｈ的感觉。」

「知道了！」我使出浑身解数，尽最大的努力。她的肛门紧紧地包裹着我的肉棒，随着「噗兹、噗

兹」声，我的肉棒飞快地在她的肛门里面进出，她也彷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快……啊……快……啊……」

我知道她就要达到了高潮，随着她的痉挛，我知道她的高潮已经来临，而阴道随着我快速的磨擦，

我也达到了高潮，一股浑浊的带着腥臭的精液对着她的肛门直接射了进去，她的直肠里面迅速充满了精

液。我从她肛门里抽出肉棒，她扭过头来，含住我还没缩小的阴茎再吮吸……

随着狂风暴雨的过去，我们俩都恢复了理智，不愿想的事情又回到心头。我一边揉着老婆的乳房，

一边问她：「你能像伺候我一样伺候那些流氓吗？」

「能！」她坚定的说：「我可以照他们的吩咐去做，因为这是拿回裸照的唯一选择。我还有别的选

择吗？就是他们让我跳裸体舞，我也会照办的。」

时间可过得真快，一晃眼就要到他们预定的时间了，我老婆来到化妆台前描唇施粉，然後就换上一

身黑色的性感内衣，穿上吊带袜。所有一切准备好以後，老婆冲我说：「还有话说吗？不然我就得走了。」

望着老婆，我忽然想起了什麽，就对她说：「你等一下。」我快速从衣柜里拿出我去年买的ｓｏｎ

ｙ摄像机，这是一台性能先进、带声控的摄像机，买回来我只用过一次。我拿起我老婆的皮包，在包里

用剪子开了一个口，这样可以把针孔摄像头露在外边。

「这是干什麽？」老婆不解的问。

「这样我们以後就有证据啦！还有……」

「哦，我明白了。好吧，我现在就带着它去了，在家好好等我。」说着，老婆推开门，慢慢的消失

在黑夜里。望着她的身影，我只想乞求他们能对她温柔一些，恶梦尽早过去。

这一夜，我一直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一会梦见我的老婆被他们性虐待，一会又梦见他们让我老婆当

妓女去卖淫，就这样糊里糊涂到了天明。

大概９点钟时，我家的门打开了，老婆背着挎包走了进来，看得出她一宿没睡。我忙走过去问她：

「怎麽样了？」

「照片我已经全拿回来了。」我松了一口气，「可是，底片他们不给我。」老婆如实说。

「什麽？」我惊呆了：「他们怎麽会这样不守信用！」

「他们说给回底片也可以，但让我们拿十万元钱来赎。」

天哪！我哪里有这麽多钱呐！

老婆这时又扑到床上大哭起来，嘴里还断断续续的说：「要不……要不然，他们让我接客来还钱。」

我一听就傻了眼，一下坐到沙发上说不出来话。「不行，我们去告他！」我说。老婆听了这话，从

床上下来扑通就跪了下去，抱着我的腿大声说：「咱们惹不起呀，他们……他们手里都有枪啊！」

一听这话我又泄气了，这摆明就是黑社会嘛！老婆啊老婆，你为什麽长得那样标致呐，身材似模特，

长相像陈红，以前我以这为荣，现在看起来就像老人说的「红颜祸水」。天哪！为什麽跟我开这样的玩

笑？

「老婆，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跑吧！」

「不行，他们说如果咱们跑了，他就要杀咱们全家。我不能连累他们老人家呀！」

听到这里，我还有什麽说的，命啊，都是命啊！我慢慢的静了静神，忽然想起了那台摄像机，我从

包里拿出来，打开液晶屏想看，我老婆走前上来不好意思的说：「你不能怪我吧？要不你就别看了。」

说着就要抢摄像机。

我说：「不会的，既然事情已发展到这地步，还有什麽呢！」

画面刚开始时，我老婆走出家门来到车站，这时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的男人向我老婆走来，打

过招呼以後，他把我老婆带到一辆宝马车上，他俩坐到後边，前边还有一位男士，当然是司机。

车开了一会，就见那个男人把手伸向我老婆的乳房，隔着衣服就揉捏起来，而另一只手则伸向我老

婆的下身。过了一会，他掏出了鸡巴，另一只手抓着我老婆的头往下按，我看见她的嘴已经挨上了，只

见我老婆紧闭双目，把鸡巴含到嘴里，就这样上下动着。

不一会，就看见那个男人按我老婆脑袋的手速度越来越快，他的身体随着一阵颤抖停止了动作。过

了一会，他抓起我老婆的头，这时我才看见老婆满嘴都是精液，她想往外吐，那个男人对她说了些什麽，

就见我老婆脸一仰，精液全让她咽了进去。那个男人这时大笑起来，不时还摸摸我老婆的脸蛋，看得出

他对我老婆的服务很满意。

车子继续前行，可不知怎的车子并没有去酒店，而是向郊外的方向开去。在一幢别墅停下後，那个

男人领着我老婆下了车，看得出我老婆也感觉很意外。

当走进屋里，哇赛，真是够气派！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看起来约３０岁左右，满脸胡须，我一下

想起我老婆跟我说的那天带头强奸她的人；而另一个人，大概有６０至７０岁左右，满头白发，看得出

他的身体气色还比较好。

那个满脸胡须的男人把我老婆介绍给那个老的，看得出那个老的对我老婆很满意。一会那个老头冲

那个满脸胡子大男人说了什麽，起身就走了，而那个大胡子随後就带我老婆向地下室走去。

来到地下室，那个大胡子叫我老婆把衣服脱了，我老婆把包放到地下室门口的桌子上，从这个角度

屋里一切尽收眼底，当看到墙上、地下摆放的东西时把我吓了一跳，满屋子全是性虐待用品。

当我老婆脱光衣服时，那个大胡子就在我老婆脖子上戴上了拴狗套，然後命令我老婆趴下，我老婆

的身体不时的哆嗦，看得出她有些害怕，也许可能还有点冷。

正在这时那个老头出现了，他什麽也没穿，身体纤瘦，可他下边却有一根巨大的大鸡巴，同他的外

形一点也不相称。他接过挂在我老婆脖子上的链子，顺手在墙上拿下一根皮鞭，然後就像拽着狗似的让

我老婆往前爬，我老婆稍微犹豫一下，他的鞭子就下来了，正好打在我老婆细嫩的後背上，当时就起了

一条棱子。

我老婆快速向前爬去，而那个大胡子就往边上一站，就这样鞭打边爬。过了一会，他把我老婆牵到

了一张妇产床前，他要我老婆躺上去，把她两条腿像大字型的绑在左右床架上，然後就让我老婆给他们

手淫，没有办法，我老婆只有照他话去做，而他俩搬来凳子倒上酒，就坐到对面看着我老婆手淫。

过了一会，我老婆满脸涨红，看得出已经兴奋，因为她的阴道开始分泌液体了，那个老头还拿鞭子

头不时往她阴道里插两下，这更激发起我老婆的呻吟声。

就在这时，那个老的站起身问我老婆：「想要吗？」

「要……要……我要……求求你们快来吧……」现在看得出我老婆已经神智不清了。

那老头一拍巴掌，从门外走进一个人，後边跟着一条德国牧羊犬，那条狗进屋以後就直奔我老婆，

当我老婆见到狗时，兴奋劲全被吓没了，就听我老婆说：「不要……求求你们……不要啊……我会好好

伺候你们的，请把狗牵走吧！」

「那怎麽能行？」老头说：「今天你就和它表演给我看，不然……」正在此时，狗已经开始用舌头

舔着我老婆阴道分泌出来的液体了。

然後他们把床降低，我这时才看清，原来妇产床可以升降的。牵着狗的男人用手把狗的鸡巴送进我

老婆的阴道里，说来也怪，狗自己就动弹起来了。没用多长时间狗就射精了，可是射了後狗鸡巴反而胀

得更大，塞在我老婆的阴道里拔不出来，下体就这麽连着，等了二十多分钟後才和我老婆脱离，还带出

一大洼狗精液，弄得我老婆的下体一塌糊涂。

看着我老婆的阴唇上满是狗精液，他们都哈哈大笑，那个大胡子还用手抓了一把放到我老婆的嘴边

让她吃下，我老婆直摇头不吃，牵狗的男人就按住我老婆的头硬让她吃了进去。谈笑间那个老头还把尿

撒到我老婆的嘴里，并命令她必须喝完不准吐，而那个大胡子这时也把尿尿到我老婆的阴道里，他还命

令我老婆双手扒开阴唇露出阴道，好让他往里尿。

看到这里我真是气疯了，他们拿我的老婆也太不当人了！此时我老婆低着头对我说：「这才刚刚开

始呢，残忍的还在後边。」听了她的话，我继续往下看。

那两个男人把我老婆从床上放下来，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把我老婆牵到水池旁边，拿起水管向我老婆

的下身冲去，嘴里还在说：「我给你乾净乾净。」我老婆受不了水压，一个劲的躲避，无论怎样水还是

源源不断的冲到她娇嫩的身体上，顺着我老婆全身往下淌。

这还不够，他们还命令我老婆仰面躺到地上，把腿分开到最大露出阴户，然後他们拿着水管往里面

灌水，我老婆不想再伸开腿，可是那两个年轻的男人分别扯住我老婆的一条腿往两边分，那个年老的这

时就把喷水管一下插进我老婆的阴道里，不一会我老婆的肚子就鼓了起来。

她拼命在求他们饶了她，换来的只是更猛烈的动作，看着我老婆的声音越来越小，他们这才住了手，

停止了灌水。我老婆仰面朝天像个大字型的躺在地上，水慢慢地从她的阴道里流了出来，这个时候我老

婆好像已经晕过去了，静静的躺着。

那个老头来到我老婆的旁边蹲下身子，抚摸着我老婆鼓起来的肚子和阴部，然後就见他用两只手掌

使劲地按我老婆的肚皮，每按一下，我老婆的阴道就会喷出水来，按的劲越大，水喷得就越远，就好像

在玩唧水枪似的，逗得大胡子嘎嘎直笑。

随着肚子的缩小，我老婆也慢慢的苏醒过来，那老头看到我老婆醒了，一挥手把那两个人叫了过来，

抱住我老婆把她扶上了一匹特制的木马上。这匹木马做得挺像，马背鞍上有一个漏洞，马的四肢是用輍

辘代替的，他们在洞里插上一根黄瓜，当然是那种顶花带刺的，然後他们就把我老婆抬起，阴道对准按

坐上去，「哎呀」一声惨叫，黄瓜已深深地插入我老婆的阴道。

然後他们用绳子将我老婆的身子固定，那个老头就拉着缰绳在前边走，輍辘每转一圈，我就看到我

老婆被黄瓜深深的捅进阴道，随之我老婆就惨叫一声，没走几步，黄瓜上已经血迹斑斑了。

就这样大概转了几圈以後，老头停了下来，那两个人把我老婆抱下了马，放到了刚才他躺过的那张

产床上，他们把我老婆的腿分开，阴道里、阴唇上到处是血。

这时候那个老头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盒冰块，只见他用左手分开我老婆的两片阴唇，右手抓起一些

冰块就往我老婆阴道里送，我老婆被他的举动吓呆了，拼命扭动双腿不想让他往里放，可是一个弱小的

女子又怎能摆脱？随着我老婆凄惨的叫声，冰块源源不断放了进去，直到那个老头把手里的最後一块放

进去为止。

随後他们把我老婆的双腿合上，用黄胶带把我老婆的手、腿缠上，这才放开我老婆。我老婆阴道连

痛带凉，在地上直蹦，她是多麽想把冰块从自己的阴道里抖出来呀，可是她无能为力，直到她摔倒在地

上再也站不起来为止。

那个老头看了看表，又冲那个大胡子耳语一番，随後屋子里发出了淫贱的笑声，我猜想他们一定在

谈论我老婆的忍耐力呢！

随後那个大胡子向我老婆走来，见我老婆已经没有力气再动了，身体只是一个劲的颤抖，那个大胡

子冲我老婆说：「我们老大很满意，上半场就玩到这里，你先休息一会。」

「你现在是不是很冷啊？」大胡子问我老婆，我老婆微微的点点头。他从怀里拿出了一把刀割开绑

着我老婆的胶带，当我老婆不由自主分开腿的时候，冰水夹带着血从我老婆的阴道里流了出来，这时那

个大胡子忽然把嘴里抽的那根烟插到我老婆的阴道里，我老婆阴道里顿时升起了股烟柱，我老婆只是静

静的躺在地上，眼泪不住的从眼里流出。

那个大胡子这时冲那个年轻点的手下说：「你帮他暖暖身体和下边。」

「我该怎样做？」手下问。

「还用我教你吗？是男人都会做，明白吗？」

这时就看见那个男人脱光身上所有的衣服来到我老婆跟前，他把烟头拔出来扔到了一边，然後跪在

地上，用龟头顶住我老婆的阴道口，将我老婆两条修长的腿架在他肩膀上。这时就听见我老婆对他说：

「大哥，请你轻点好吗？」那个男人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用阴茎磨擦我老婆的阴唇，然後就见他一挺

身，我老婆「啊」的一声，我知道他已插进去了。

这个男人急速地前後摆动臀部，一次又一次的深入撞击着我老婆的子宫，换来的是老婆的凄惨叫声。

我揉了揉眼睛不想再看下去了，听着我老婆的惨叫我心如刀绞，我下意识地回头看看老婆，这才发现她

已经睡着了，我抚摸着她伤痕累累的大腿，忽然想起了什麽，我撩开她的裙子扒下她的裤衩，映入眼帘

的情景把我惊呆了！我老婆大阴唇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好像被电击过，小阴唇上有新长出来的血痂，一

看就知是弄破的，这是怎样造成的呢？

这时摄像机里传出了只有男人射精时才发出的声音，我赶忙举起摄像机继续看，那个男人已射了精，

正趴在我老婆身上，他的手还不住地揉捏着我老婆尖挺的乳房，随着他起身拔出阴茎，我老婆的阴道口

慢慢地流出黏稠的精液。

「小姐现在还冷不？」大胡子问我老婆，然後他冲那个老头说了些什麽，并一个劲指指自己腕上的

手表，我也顺势看了一下摄像机的时间：３点钟了。那个老头点点头，大胡子这时叫那个年轻的手下把

我老婆领到二搂睡房去，我老婆什麽也没穿就被他连拖带拽上了楼，老婆在上楼时还没忘把包带上。

他们来到二楼，那个男人把我老婆推倒在一张大床上就走了，好一会我老婆才爬起来，她冲着皮包

里的摄像机说：「老公，我……想……回……家……」上楼的脚步声把我老婆给打断了，随後我老婆把

包放到花盆的窗台上，然後赶快爬床上。

门一开，那个老头子自己走了进来，笑嘻嘻的对我老婆说：「好好伺候我，满意之後就让你回去，

不然……」说着就拿起了他那根大鸡巴在我老婆的脸上蹭来蹭去，不时还拿鸡巴敲打着我老婆的嘴唇。

看得出我老婆已经明白了，她伸出一只手接过老头的鸡巴，放到口里使劲地吮吸着，我知道老婆的

用意，她是想让他早点完事好回家，可那个老头却并不着急，躺到床上慢慢的享受着。过了一会，他让

我老婆跨到他身上，把他那个大鸡巴对准我老婆的阴道口，然後双手抱住我老婆的臀部使劲向下一按，

只听「呲」的一声，大鸡巴就被我老婆的阴道完全包了进去。

我老婆现在的表情不太好，看得出来她还是很痛苦，阴道里的疼痛还没太减轻，但是我老婆还是咬

着牙上下套弄着，汗水不住地从我老婆的身上流淌下来。那个老头也没闲着，他两只手一会抓抓我老婆

的乳房，一会摸摸我老婆的肛门，嘴还不停地吸啜我老婆的乳头，时不时还想亲吻我老婆的嘴唇，可是

我老婆总是把嘴避开他不让他亲上。

老头忽然不高兴了，一巴掌把我老婆打到床下，我猜可能是没让他亲嘴的缘故，就见老头揪着我老

婆的长发大骂：「你当你是谁呀！敢惹老子？」巴掌像雨点般的落在我老婆脸上，打得我老婆嘴角不时

淌出血来。

这时他还觉得不解恨，从床下拿出来一根电棍，把我老婆按到床上，举起电棍就往阴唇上触，这时

我才明白我老婆阴唇上的伤哪来的。屏幕里只看到我老婆一个劲的在认错，不时发出一声声的惨叫。

那个老头打累了，也看我老婆服软了，就把电棍一扔，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包药，先在自己嘴里放一

颗，再拿出另一颗给我老婆让她服下，我老婆怕再挨打，马上把药吞到肚里，然後老老实实的像个大字

型躺在床上等老头来操。

可是那老头并没着急，他坐到沙发上点了一根烟慢慢的吸了起来，不时还看看躺在床上我老婆的反

应。过了一会，我老婆不知怎的，两条分开的大腿紧闭起来，不时还扭动着身躯，两个乳房也涨大了许

多，乳头也站立起来，不时还用手摸自己的阴蒂，嘴里发出了呻吟声，我这才知道他给我老婆吃的是春

药。

慢慢地随着药性的发作，我老婆已经实在受不了了，爬下床跪在那个老头面前求他操她，老头把手

伸向我老婆的阴道摸了一把，全是淫水，我老婆这时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只要男人肯操她，做什麽都

可以。

那个老头看到差不多了，就叫我老婆跪到床上，这次他没有操阴道，而是握着鸡巴操进我老婆的肛

门，还没等老头动弹，我老婆就开始自己猛动起来，嘴里还不时发出淫声浪语。

「快……使劲啊……使劲操我……啊……啊……啊……」

「你是谁呀？」老头边操边问。

「我、我是……我是婊子……我是妓女……我是你的性奴隶……我是……」

往下的话我真不忍心再听了，看着老婆这样作贱自己，我自己真不知道啥滋味，都是春药惹的祸。

我关上了摄像机，往下的事情不看我也猜出了八、九分。望着老婆，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想法，我想强

奸她，不知道我是否开始有点变态了？

我脱下裤子在她身上发泄着，老婆还是静静的睡着，也许我能借到钱，但我又拿什麽去还他们呢？

看来只有让老婆去当妓女了，这样才能免遭杀身之祸……只可惜我如花似玉的老婆了。

没过几天，我家的电话就又响起来了，老婆接完电话就对我说：「他们说，明天……带我去……接

客……」我无言以对，还能说什麽呢？！

第二天一早，汽车的喇叭声就把我吵醒，望着她出门的背影，我轻声对老婆说：「老婆，别忘了给

那些该死的男人戴安全套。」老婆只是深呼了一口气，苦笑着点点头……【完】